

學校，是讓孩子通向未來的窗口嗎？

——古德拉《一個稱為學校的地方》的問與思

梁雲霞*

您一定上過學，但您問過這些問題嗎：「學校是什麼樣的地方？孩子為什麼要上學？孩子們上的是什麼『學校』？學校，還能不同嗎？」古德拉(John I. Goodlad)在《一個稱為學校的地方：未來的展望》(*A Place Called School: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於1984年出版的前言中，曾經這樣說：「我們不要期望讀了一本書就瞭解所有的學校，甚至是你的孩子就讀的學校。」「但是我有信心當你讀完本書的前八章時，會比現在對於學校的現況和學校教育理解更深。這樣一來，你才能充分找出學校改進的優先順序。」

一、這本書，是什麼？

這本書《一個稱為學校的地方：未來的展望》，原書出版於1984年，2004年新版全新上市。這本書首度出版之際，便榮獲美國教育研究學會(AERA)傑出著作獎，以及Kappa Delta Pi的年度傑出著作獎；1999年獲選為「二十世紀經典書籍」之一，與其他國內熟知的著作齊名，如杜威(John Dewey)的《民主與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 1916)、《經驗與教育》(*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1938)、布魯納(Jerome S. Bruner)的《教育的歷程》(*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1962)、迦納(Howard Gardner)的《心智架構》(*Frames of Mind*, 1983)等。除了做為啟蒙經典的角色之外，本書也於2003年列入美國「教師與教育領導人員專業書單」中。

這本書的形成，是根據古德拉教授領導的「學校教育研究」(A Study of Schooling)計畫提出的實證研究結果，該研究長達八年，為美國當代學校教育研究中最大規模的現場研究。這個研究計畫中的研究結果和研究方法，提

* 作者為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系副教授

供一個全面性的資料基礎，幫助我們瞭解學校的實際情況。¹

這本書出版時，正值美國大力反省學校教育成效的時期，當年由各種政府委員會和學者所提出的教育報告書極為眾多，例如：《國家在危機中》(*A Nation at Risk*)、《高中》(*High School*)、《派代亞計畫》(*The Paideia Proposal*)，以及《教育 21 世紀的美國公民》(*Educating Americans for the 21st Century*) 和《追求卓越的行動》(*Action for Excellence*) 等。在眾多有關改革的報告書中，著名的課程學者譚納 (Daniel Tanner) 指出：

如果當代公立教育報告書的浪潮中還有些能不流於諷刺、責難，並且真正尋求建設性改革之道的，那就是波以耳所著的《高中》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育學院前院長古德拉所著的《一個稱為學校的地方》兩本書了。²

由此可見，這本書對學校教育問題的深刻理解，以及基於學校實際資料而提出的學校改革建議，深獲學界與社會肯定。

二、研究、立論和行動：古德拉的生平與學術生涯

這本書的作者，古德拉教授，是美國著名的學校教育研究學者，曾任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育學院院長十六年之久，並曾擔任美國教育研究學會 (AERA) 以及美國師範院校協會 (AACTE) 的理事長。古德拉著作豐富，專書著作有 30 餘本，期刊論文 300 多篇，專章論文數十篇，深受美國學界敬重。

古德拉於 1920 年出生在加拿大卑詩省溫哥華市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郊外的小鎮。成長於經濟蕭條時代的他，在高中畢業後並無財力接受大學教育，因此他轉而接受教師訓練課程。取得教師資格之後，他第一所任教的學校在溫哥華市郊，學生 34 名，但是學生的程度從一到八年級皆有，且全在同一間教室上課。這個特殊的經驗，對於古德拉後來的課程研究、教育組織革新、師資教育和改革行動的參與，有著相當深遠的影響。³

¹ D. Schugurensky, *History of education: Select moments of the 21th century*. 2002 http://facis.oise.utotonto.ca/~daniel_schugurensky/assignment1. L. Shaw, John Goodlad honored for a lifetime devoted to education. *The Seattle Times*, 2000, Jan. 6. R. W. Tyler, The contribution of "A Study of School" to educational research. *Educational Leadership*, 1983, v40, n7, p.33-34. S. P. Wiggins, A view of "A Place Called School". *Educational Leadership*, 1983, v40, n7, p.35-37.

² 引自林寶山譯《國家在危機之中》。高雄：復文書局，1984。

³ 參見 B. Farrace, "Renewing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Principal Leadership*, 2002, v3, n1, p.31-34. 以及 C. Tell, "Renewing the profession of teaching", *Educational Leadership*, 1999, v56, n8, p.14-19 和 M. F. Goldberg, "A portrait of John Goodlad". *Educational Leadership*, 1995, 52(6), p.82-85.

在這一個混齡組成的班級中，古德拉進行了他個人首度的「學校更新」計畫。在有限的學校資源環境下，他要求校方在教室中增加一個用沙子做成的平台，然後利用這個沙子平台，他將歷史、地理、藝術、閱讀以及其他科目統整在一起，進行教學。同時，他也設法擺脫年級的僵硬限制，讓程度不同的學生可以依照他們的程度來學習。後來古德拉的教師生涯日漸擴展，曾擔任卑詩省立男子工業學校的教育主管。任職於該校時，古德拉也逐年到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進修，取得學士和碩士學位。⁴

古德拉人生最重要的轉捩點，是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在此他遇到他的人生導師，也成為他終生的朋友——課程學界大師級人物泰勒（Ralph Taylor）。泰勒嚴謹治學的風範，成為古德拉學術生涯的楷模。⁵

從 1950 年到 1956 年，古德拉赴喬治亞州艾莫利大學（Emory University）任教，並擔任該校師資教育部門的主任。1956 年他回到芝加哥大學擔任教授，並兼師資培育的主管。從此，他開始出版有關教育改革方面的著作，第一本為學界矚目的是《不分級學校》（*The Nongraded Elementary School*, 1959）。

1960 年，古德拉來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擔任教授並主持該校的實驗學校。在加州的期間（1960-1985），古德拉親自主持多項長期的研究計畫和教育實驗工作。「學校教育研究」計畫便在此時展開。1985 年，古德拉離開擔任 16 年之久的教育學院院長職務，轉赴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並建立了「教育更新中心」（Center for Education Renewal）和「全國教育更新網絡」（National Network for Educational Renewal），後者為全美各地 43 所大學和 750 所中小學共同建立的伙伴組織。在 1985-1990 年之間，古德拉又完成以全美 29 所師範院校為樣本的師範教育研究，出版了《我們國內學校的教師》（*Teachers for Our Nation's School*, 1990），這本書也在 1991 年榮獲美國師範院校協會選為年度最佳著作。1992 年，古德拉創辦了非營利性的教育探究研究所（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Inquiry）。目前，古德拉是華盛頓大學的榮譽教授，並持續主持教育探究研究所的工作。

⁴ 參見 R. T. Osguthorpe, "John I. Goodlad: Pedagogue of Renewal". *Journal of Thought*, 1999, v34, n4, p.7-24.

⁵ 參見 M. F. Goldberg, "A portrait of John Goodlad". *Educational Leadership*, 1995, 52(6), p. 82-85.

古德拉長達五十多年的學術生涯，論述的範圍從課程研究、學校教育、師資培育、乃至教育革新與實踐等，貢獻卓著。美國的教育界人士聲稱，美國大部分的老師至少都讀過一本他所寫的書。古德拉早年提出的見解中，例如，不分級學校、課程的實然與應然問題、每一個學校是一個改革的主體、將學校視為生態系統，以及主張超越各學派研究方法上的侷限性、師資培育的改革與對中小學的支持等，許多觀點都先於同期的研究者，如同是一個時代中的不同鼓聲。

尤其，古德拉非常重視教育研究的實踐層面。他認為教育研究的功能是認識和改進教育實踐。他對於有些人持著「研究者的責任是認識，改進則是實務者的工作」的觀點，深不以爲然。他認為認識和改進教育實踐，不僅是教育研究的功能，也是評價教育的標準。⁶古德拉對於許多學校有心改革而苦無資料的困境，獨具「同理的關懷」，因此，他對於自己所主張的信念，親自投入實務工作。例如，近年來他論述最多的師資培育工作，以及對於進行改革中的學校提供支持（也即是學校——大學伙伴關係），透過他個人親自領導的教育更新中心和全國教育更新網絡，積極影響中小學、大學進行學校改進工作。他也特別呼籲，以「更新」(renewal) 取代「改革」(reform)，因為「改革」意味著「學校沒有能力、學校做錯事情、學校必須受外人指揮來改變」等負面意見，而「更新」則是認為每一個學校基於知識、基於自己探究出來的問題，自我導向地進行改變。⁷

課程研究大師泰勒曾經以「研究者、預言家和行動者」描述古德拉的專業生涯。這個形容成爲了古德拉的經典代名詞。古德拉長期的努力和影響力，讓他獲頒 19 個榮譽學位，以及 1999 年的「麥克葛羅傑出貢獻人員獎」(The Harold W. McGraw Jr. Prize)，表彰他在教育領域中「卓具遠見的研究工作徹底改變了公立教育系統」，並且影響了兩個世代的教育工作者，是教育研究和改革的主要動力。哈佛大學迦納教授如此說：「他是永遠的標竿人物」，

⁶ 參見 Jianping Shen, "Connecting educational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Thought*, 1999, v34, n4, p.25-96.

⁷ 參見 B. Farrace, "Renewing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Principal Leadership*, 2002, v3, n1, p.31-34. J. I. Goodlad, *A Place Called School: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NY: McGraw-Hill. 1984. J. I. Goodlad, Flow, eros, and ethos in educational renewal. *Phi Delta Kappan*, 1999, v80, n8, p.571-578. B. Melancon and M. F. Shaughnessy, John Goodlad on 21st century education, *Education Digest*, 1999, v65, n3, p.18-26. N. Quinby, Improving the Place Called School. *Educational Leadership*, 1985, v42, n6, p.16-19.

這句話，確實是古德拉一生的寫照。⁸

三、《一個稱為學校的地方》的研究基礎：「學校教育研究計畫」

「學校教育研究計畫」可說是美國首次出現的大規模、實地的學校研究。從方法面來看，古德拉對於許多研究中以學生的測驗分數作為學校效能的指標，深不引以為然。他認為測驗分數類似體溫計，只量出體溫高低，卻無法知道身體的健康情形，同樣的，測驗並不能告訴我們學校的效能以及學校的特性。如果我們要檢視和重整學校，首先就應該對學校的既存現況有所確認。然而，古德拉也瞭解，要完全知道所有美國境內的中小學情況是不可能的。古德拉描述「學校教育研究計畫」的方法時，說道：「我並不想調查一大堆學校裡的一小撮特點，我想要做的是，從嚴謹取樣出來的小學、初中和高中當中，細膩描述學校的辦學情形，以及人們的看法」（參見該書第 29 頁）。「為了真正了解學校，我的研究團隊在探討幾種不同方法之後，決定選幾所學校進行『厚實』的描述。進而，我們認為，這些描述也應該是各種看法的組合體，包含與每所學校有密切關係的人們，以及訓練有素的觀察者」（參見該書第 30 頁）。

基於上述的考量，古德拉的團隊經過三年仔細的研究設計，決定在全美依照學生的種族、家庭收入、城鄉區域和學校規模等條件，分別在七個州十三個社區選出以同社區的小學、初中和高中構成研究分析的一個單位，在這樣的分析單元中，三個階段的學校性質互為銜接關係，也就是前一階段學校的畢業生為後一階段學校的學生來源。共計有 38 所學校參與計畫，總計有 1,016 個班級接受觀察，1,350 位老師、8,624 位家長和 17,163 位學生接受調查訪問。古德拉的研究團隊向學生、家長、老師、校長訪談有關學校各個層面的看法，並且和研究觀察人員所做的現場教室觀察結果相互比較，同時也比較學生、家長、老師和校長之間的想法。

為了能獲得有效的資料，使用於研究中的各種工具，例如問卷和觀察量表，都事先經過現場預試、修改才正式採用。另外，所有的資料收集都由研究人員親自赴該地區一個月，且由接受過嚴謹觀察訓練的教學觀察人員親自到教室進行觀察。為了提高研究資料的正確性，所有參與研究的工作人員和

⁸ 參見 L. Shaw, John Goodlad honored for a lifetime devoted to education. *The Seattle Times*, 2000, Jan. 6.

學校也高度遵守保密原則。⁹

在研究計畫進行時，古德拉也以不同背景人士組成一個多元領域諮詢委員會，成員有社會學家、政治學者、教育史學者、州政府教育主管、學校督學、課程與教學專家。這些委員參與檢視和批評該研究的設計規劃，並且對於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提供分析和修改建議。當資料收集完成之後，該委員會成員則從各自不同的背景來檢視這些研究結果，並提供看法，同時也針對各種不同的看法進行一致性和有效性之考驗。另外，研究過程中前後共計有 14 個私人和公立的基金會支持此研究的進行。

從 1983 年起，不論是在美國著名的期刊《教育領導》(*Educational Leadership*) 針對「學校教育研究」的結果所做的專輯（由學者、學區督學、學校校長、學區的行政主管等人回應「學校教育研究」），或者是其他學者和實務工作者散見於各期刊中對於「學校教育研究」的討論，總括來說，即使並非每個人都同意古德拉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但其研究團隊所取得的細膩資料卻獲得高度肯定。¹⁰ 古德拉結合教室觀察與訪談調查的方法，小學、初中和高中三位一體的分析單元，以及兼採質與量的資料收集，也為後來學校效能研究開啓了新的方向。

四、《一個稱為學校的地方》一書的主要內容

在「學校教育研究」龐大的資料基礎下，古德拉指出，他想要的一本書是「寫給非常關心學校、想要多瞭解學校、並且想要多瞭解如何改進學校的讀者，如學校董事會委員、議員、老師、行政人員、師資培育機構的老師、地方和州政府教育主管單位的成員、聯邦政府的諮詢顧問、家長以及輿論界。」¹¹ 因此，這本書的內容並未充斥著統計數字或簡短的研究結論，而是針

⁹ J. I. Goodlad, *A Place Called School: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NY: McGraw-Hill, 1984. R. W. Tyler, The contribution of "A Study of School" to educational research. *Educational Leadership*, 1983, v40, n7, p.33-34.

¹⁰ 參見 D. Burns, Response to Goodlad: Unrealistic and unfair. *Educational Leadership*, 1983, v40, n7, p.20. E. Franke, Response to Goodlad: A painful picture. *Educational Leadership*, 1983, v40, n7, p.22. M. King, Response to Goodlad: What about successes? *Educational Leadership*, 1983, v40, n7, p.23. V. Rogers, Response to Goodlad: Exceedingly "Effective" Schools. *Educational Leadership*, 1983, v40, n7, p.21. S. P. Wiggins, A view of "A Place Called School". *Educational Leadership*, 1983, v40, n7, p.35-37. J. Yatvin, Response to Goodlad: It just ain't so. *Educational Leadership*, 1983, v40, n7, p.24.

¹¹ 參見 J. I. Goodlad, *A Place Called School: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NY: McGraw-Hill, 1984, p.xix.

對學校教育的變化沿革、立論原因、決策立法、成功和不成功的嘗試，翔實具體的道來。

古德拉主張，學校改革計畫必須建立在對學校實際的認識基礎上。針對美國社會對於學校效能的評判和改革方式，他在第一章中便坦言：「當前這波對學校的批判，缺乏對於重建學校必要的診斷分析。」（參見該書 17 頁）他積極主張，社會大眾需對學校有全面的深入瞭解，不能隨一般風行的批評起舞。他指出，在失望的情緒瀰漫之下，盲目投入錢財和手段救急，可能會招致更多的失望。所以古德拉一再呼籲，對學校有深入的瞭解之後，才能有效解決問題，有信心建立更好的學校。

因此，該書第一章以「我們能經營出有效能的學校嗎？」的問句作為開端，陳述學校教育的問題與學校承受的批評，隨後敘述「學校教育研究」的進行方法與資料蒐集情形。接續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則分別從家長、老師、學生的觀點看學校教育的目的，並加以交叉比較，評論許多改革者和決策者對於學校目的的迷失。到了第四、五章，則從教室中實際發生的教學方法、措施和學生學習的內容談起，指出當時教法上的僵化和中學階段分軌制度所形成的不平等現象。第六章轉而深入針對「教師和教學環境」，討論教師的角色、信念、自動性以及教學法更新的問題，對於他後來在師資教育的改革有相當深遠的影響。第七章定名為「學校和課堂在教些什麼」，論述學校顯性課程和潛在課程的問題。有趣的是來到第八章時，古德拉以「相似卻又不同」為名，仔細論述他對於每個學校主體性的尊重。雖然他從 38 個代表性學校中看到學校教育共通的問題，然而他也認為每個學校之間存在著複雜的差異，改革者不能就全體的假象用相同的策略來進行改革。

第九章和第十章，「改進現在的學校」與「超越我們現有的學校」，約有一百頁，本書的這兩章，最能彰顯古德拉對於學校改革的觀點，包括以學校為主體進行改變、重視學校整體生態的層面、校長領導、教師專業更新和課程教學、師資養成、以及建立學校改革支持系統等等。第九章著重的是「改善教學情境中的結構」，但未觸及學校教育的根本假定；第十章則是根據學校教育面對的四種情境——年輕人的文化、科技的衝擊、職業教育的需求和人們對於高水準教育的期待——重新思考整體學校教育體系，進而提出新的三階段學校教育。

從這兩章不同重點的安排中，可以看出古德拉務實的一面，以及對美國教育的期待。在第九章，他從現有的結構著手，尤其，他特別著重教師的品

質和教學。他不認為短期研習課程可改變教師的素質和教學的慣性思維；重要的是，要從教師工作的情境、薪資扁平性、首席教師的設立，以及提供成功的示範等方面來產生改變的可能。另外，雖然古德拉非常重視校長的培育與遴選，但他並不贊成校長也擔任教學領導人的角色。這一點確實值得國內教學領導角色的研究和實務領域工作者深思與借鏡。

在第十章裡，古德拉卻跳脫現有框架，展現十足的想像力。筆者認為，值得注意的有三處：第一，他談論科技對於學校的衝擊。「學校教育研究」乃是 197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初所做的資料收集與分析，然而古德拉已經注意到科技可能對社會和學校帶來的衝擊，甚至指出：「我們開始意識到這種發明肯定會成為未來學校的一部分，對於所有學生來說，電腦會像是今天的鉛筆一樣普及」（參見該書 327 頁），以及「與其他社會機構相比，學校對這些科技革新的反應很少。但是，假如學校遠離了科技，我很難相信它還會有什麼前途。」（參見該書 310 頁）。二、三十年後的今天，我們的學校教育是否正如古德拉所預言呢？

其次是古德拉對教育社群的看法，他從生態學出發，認為教育是社群的集體行動，並非學校機構所獨享。明白的說，就是在日益複雜的社會中，學校無法單獨承擔教育年輕一代的責任，若要勉強或過度期待學校承擔大任，或者錯誤地將所有責任交付學校，恐怕教育難有新的黎明到來。

然而，第三個改革的作為，可能會使很多人感到驚訝、讚嘆，和些許的不安與遲疑。那就是古德拉提出的大幅改革：學生提早入學提早畢業，4 歲開始進入學校系統，16 歲從中等學校教育階段畢業。同時學生入學和班級組織的方式都和現有的傳統體制非常不同。此處他展現了不分級學校的理想和企圖心。在不分級學校的主軸下，他認為可以處理和調節學生適應的問題、能力的差異、師生的關係，以及學校的課程規劃和學生與未來社會的連結。然而，對於習慣以自己的學校經驗來思考的我們而言，古德拉大膽挑戰了我們的改革尺度及教育的視野。當我們閱讀到這章時，如果心中覺得：『這怎麼可能做得到？』時，不妨在不安中，找一處冷靜的空間，思考：「我們被什麼束縛了？」

五、省思與結語

以國內的經驗來看，千禧年前後，隨著一股莫名的急切，各式各樣的興革政策，競相走入學校教育之中。從開放教育、鄉土教育、母語教育、小班

教學，乃至於到目前最大規模的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然而，紛亂的變革不僅令人疲於追逐，也令每一位在教育現場的人，不禁深思，「究竟我們期待學校教育做些什麼？」

古德拉在 1985 年接受專訪談論改進學校時，曾如此說：「表面上的改變，可以用立法和下命令來取得。但是，兒童和青少年獲取知識、求知的管道，則無法如此做到。後者要靠教師們的知識和創造力才能做到。高品質的校長培養和教師養成，並且提供給他們支持和時間，讓他們從學校現場設計出學校的教育方案來，這才是學校改進必備的要件。」¹²

以台灣的現狀與未來而言，教育正面臨「追求卓越所費固多，平庸的代價更大」的矛盾關鍵。然而，每一次的改革，便有三、四十萬名學生的生命苦樂浮沈其中。因此，我們更要一問再問，國內教育政策的興革，所依據的理想、所瞭解的問題，是否清楚明確？政策訂定與評估之時，是否找對了方法呢？

《一個稱為學校的地方》一書不僅有助於澄清國內大眾對美國教育的瞭解，例如，學校本位觀念、專業師資和校長領導角色、大學和中小學的伙伴計畫之外，也從學生和家長的角色來看問題。例如，古德拉認為，學生上學是成長過程中的一部分，學校須設法理解學生價值觀上的改變。他指出：「我們可以讓我們的學校更有效率，但是，我們的學校要讓成長中的孩子感受到學校和他們生命的相關性，才更是我們最困難的挑戰。」（參見該書 29 頁）我認為這句話，值得各層級的教育決策者深思。

台灣教育改革中紛亂的現況，並非國際上的唯一，也非教育史上的偶然。如何從國內外的經驗和解決策略中，為自己的教育問題定位、分析，並且進行知識和行動的更新與累積，將是國內各界應積極處理的知識管理議題。更進一步，台灣在教育追求卓越的改革中，若要老師、家長或社會的觀點不被窄化，那麼本土與國際經驗的閱讀與吸收，便要兼顧。因此，《一個稱為學校的地方》的譯注計畫，期待對台灣培養高品質的校長與教師能貢獻一份心力。

紛亂的改革中，需要冷靜的閱讀。期望透過本書中譯本的協助，讓中文閱讀的學校教育工作者、家長，也能享有原典的學習權。

¹² 參見 N. Quinby, *Improving the Place Called School. Educational Leadership*, 1985, v42, n6, p.16-19.